

第一章



在清末年间，距米脂县城东四十里的地方有一村庄叫桃花峒，村上人大多姓李，属米脂太安里二甲李氏族。其每户人家无论家境如何，都要让子弟念书识字，故有的农户在大门上请人书写“耕读传家”。这李氏家族的人不仅世代爱读书，懂礼义纲常为人之道，还爱习武。据李家家谱记载，他们是汉朝名将李广的后裔。李广曾在米脂驻守边关抵御外寇，著名的唐诗：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”中的飞将即指李广。至今县城南五十里还有李广寨遗址。追溯历史，李氏家族的始祖是道教始祖老子李耳（其原籍陇西成纪，今甘肃临洮秦安县），宋初李广后裔李将军调来银州（米脂）驻守，扎寨于现米脂县李君家沟，当时此地初名李将军寨，后因李将军留居此地，改称为李将军家沟，后人传称李君家沟。早以前的米脂县地只是一片无人居住的荒凉边关，自秦汉以来，因外族入侵频繁，各朝各代便不断派军队驻扎防守。年陈月久，一些将士便在此生息繁衍，由寨堡生活渐渐发展为村庄生活，到宋朝中期便演变成如今的县城规模，当年将士的后裔们也就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。太安里二甲李氏家族正是这样留居在了米脂。至今李家祖人初居之地李君家沟不远的狮子洼祖坟，仍有不少古遗迹，其祖坟的石座、石柱、石狮、将军石碑、香炉、雕刻精美的宴器残片等等，足见其昔日的威武荣耀。此后因村庄断水及家族的扩大，他们分别迁居到米脂各处建立了三十来个村庄，成为首创米脂县的家

族。并建有祖坟墙垣、碑牌旺椿、李公神道碑，占地十余垧。据李家家谱记载：其祖李寅在米脂城任县丞，死后葬于县城北川，每年清明节各村太安二甲李氏齐集县城北门川祖墓拜扫祭奠。墓旁葬有李寅四世孙——明朝进士四川知府李献明，据记载李献明一生廉洁奉公，晚年归乡一无所有，死后朝廷给建了这座坟墓。当时的米脂县志记载道：“李献明明万历戊戌科进士及第，任四川重庆府知府，在任以廉洁闻名，告归后以清贫自居于城东近郊，置砖窑三孔，琴书满床，往来少俗客，与当事者绝无干祝，有诗词等集行世”。随后李家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李自成，推翻明王朝做了大顺皇帝。不料天下得而复失后，清朝统治者将米脂县的李家遗迹一一摧毁，族人四散，从此祖不敢祭，文不敢书。

目前所剩的桃花崩李家是李寅五世孙李祯明之后裔，祯明所生六子立六个门头，俗称老六门，共二百来户人家，虽都务农衣食，却不忘祖宗读书习武的遗风，其家谱记载李氏族的家训为：“立志长存宽忍念，终生只学吃亏人。”且说这桃花崩李家第六门有一农人叫李弘基，为人忠厚善良，生性直爽，深受村民称赞。他上有年迈的父母，再加上自己妻子儿女和哥嫂、兄弟全家共八口人。大哥李福基与大嫂体弱多病，年岁已大，无儿无女。三弟李垣基年幼，正是上学之时。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到了李弘基肩上。尽管家里人都力所能及地辛苦干活，但日子仍过得恹恹惶惶。李弘基便在农闲时学着操起了做手工挂面的活计。由于他从小读书悟性好，做得挂面精细，口感极好，不久远近驰名。每天他背着挂面箱到附近村庄走门串户，有钱的付钱，没钱的记账，遇着那极可怜人就送上两包。他自己则是渴了喝口凉水，饿了勒紧裤腰，就这样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。

米脂位处群山与沟渠纵横交错地带，除去沟渠旁有极少的

一点水可浇地外，其余山地全得靠老天下雨才有饭吃。然而老天偏偏三年两头旱，十年九不收，使得农人叫苦连天。特别遇上灾荒年颗粒无收时，老百姓就得四处去寻求活路。李弘基为了养活家人，并使弟弟继续读书，也只得到离家五十来里路的乌镇集市去做苦工。

李弘基所在的商行，经营的是盐、瓷等日用杂货。每天鸡一叫他便起床将店里店外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将各种货物摆放得齐齐整整，等店主人起来后，一切已收拾停当。店铺开门后，他帮店主寻东递西，吆喝叫卖，跑前跑后，忙个不停。时间一久，顾客见这新来的伙计待人诚恳和气，出进货公道，便都来这店里做买卖。店主人见生意兴隆当然欢喜，直夸李弘基给他带来了福气。这消息不胫而走，被生意人到处传说。

在桃花坞隔山十里路有一村子叫刘家坞，村里有个出了名的大地主姜耀祖，占据土地千顷之多，以此剥削四乡百姓，经商理财，拥有说不清的金银元宝和吃不尽的粮食、用不尽的东西。为了安全，他请了一个外国建筑设计师精心布局，依山势修建了一座高大奇特的寨堡住宅，山根下的城墙、城门，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。寨堡内从下到上重重叠叠，遍布各式各样的院落，直至山顶。据说当年建筑师结合中外风格设计寨堡时，姜耀祖刚看过图纸，便连声叫好，但一听要修建三年才能竣工，便大为急躁。洋人劝说：“你可出外游山玩水，三年回来自然就修好了啊。”姜耀祖听了这位洋设计大师的话果真外出三年，回来看见寨堡修建得宏伟壮观，喜出望外，请了几班最好的唢呐大吹大擂设宴三日，才住进了这座寨堡。

话说这姜耀祖有一心腹佣人——本族侄子姜四，他在乌镇获知李弘基善经营会做生意后，便将此情况告知给了姜财主，姜财主眼珠一转说：“这等好生意人怎能呆在那种小店，快想法把他弄过来给我干。吉镇铺面上正要人哩。”原来距刘家坞

三十来里路有一个镇子，叫吉镇（又名圪针店），地处陕西、山西两省交界处，每逢二、七集市，人往来甚多，生意极是兴隆。姜耀祖起家的主要财产正是由此经商得来的，故姜财主极看重此镇生意。

姜四得了主人命令，立马来到乌镇，他借口买东西时悄悄问弘基：“你认得我吗？”弘基仔细一看忙说：“认得，认得，你是姜东家的人，还到桃花峪收过租子哩。”姜四笑道：“正是。你们桃花峪村李家满是我的亲戚哩。”弘基说：“噢！我们辈比他大多啦。你们是什么亲？”姜四撇撇嘴说：“他老婆是我户家人哩。”弘基不以为然地“噢”了一声。姜四压低声音凑近弘基说：“晚上到姜家店铺来一下。”弘基一愣，然后又应了一声“好”，便去招呼别的客人了。

晚上，弘基如约来到姜家店铺。姜四一见，心中乐开了花，开口便说：“恭喜！贺喜！你的好运气来了！”弘基不解地问：“有何好运气？”姜四边让座倒茶，边在弘基耳边嘀咕起来。弘基听后面有难色地说：“我的东家待我不错，这话怕说不出口。”姜四嘿嘿笑着劝说：“那要看谁的工钱高。”一会儿又在弘基耳边嘀咕一番，可弘基只是不言不语。姜四见一时难以说动弘基，便退了一步说：“这事成不成在你，你好好想想，若用得着我时，再来找我。”弘基一听忙站起来应一声便离开了。

过了几天，弘基正在小店铺忙碌着，忽然有人捎话说他妻子病重，让快快回去。弘基连夜返回桃花峪，谁知妻子因过度饥饿劳累已丢下惟一的女儿过世了。弘基家中没有了关照老老小小衣食的好媳妇，女儿没有了妈妈整天哭哭啼啼，一家人顿时乱了方寸。村上一些同族老者见状便合计着给弘基续弦，弘基想家中没钱又缺粮，娶妻花费家中如何负担得起，何况这灾荒年只顾逃命哪有心思续弦，于是没有答应。可是他大哥劝他

说：“我这么大啦，还没个儿女，就等着你多养两个儿子，好给咱顶门立户哩，你不续弦，这日子以后还有个啥盼头。”弘基无奈，只好默认了。

不久，有人给他介绍了距桃花峪二十五里路的吕家俭杜家湾村杜氏。这杜氏家虽非大富之户，却也出身书香门第。杜家自然也知道这桃花峪李家的根基门第，因此，这门亲事很快定了下来。这一来搞得弘基到处借钱借粮，最后还是到姜四店铺借足了钱，才将婚事办毕。

谁知时间不长，姜四找到弘基说：“你结婚借的银子该还了吧。这银子是我借给你的，如今姜东家要来店铺查账，你无论如何得将银子还上，还有利息都得一次还清，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啊！”弘基听了，一下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姜四见状便趁机说：“如今只有一个办法，就看你愿意不愿意？”弘基忙问：“有何办法。”姜四眯着眼悄声说：“只要你肯到吉镇姜东家百货店干事，这点银子就算是东家送你的见面礼，你看如何？你要再不答应我就毫无办法了。”弘基想过来想过去，只好清账离开了乌镇小店。跟姜四到刘家峪去见姜耀祖。姜耀祖身穿丝绸长袍马褂，拖着又粗又长的扫地辫子，坐在太师椅里听完姜四的话后对李弘基说：“你给我干事，只要好好干，听使唤，就亏不了你。明天你就到我的吉镇百货店去吧。只要生意做得好，你挣工钱就越多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若是做对不起我的事，也别怪我不客气。”姜财主说着又吩咐姜四：“明天你引他去吉镇，至于生意上的规矩你给他说说。”

弘基来到吉镇姜家百货商店后，每天从鸡叫干到晚上，不论什么活都尽心尽力，加上他精通文墨能写会算，店铺伙计、掌柜都对他刮目相看。有一天，弘基打扫店铺时捡到两块银元交到柜台后，使他的身价倍增，一下从打杂伙计转成了站柜的伙计。事后才知道是姜家耍的把戏考验他。

转眼间过了一年有余。一天，弘基算算妻子要生孩子了，便告假背着褡裢，匆匆回了桃花峪。桃花峪村庄四沟八岔，群山环抱，在四沟交界处便是村中心。有一片较开阔的平地，因它与南河边东南面山根下高高的古老戏台相连接，乡人称此地为戏楼滩，是村人活动的主要地方。东、南、西三条沟的河水经过戏楼滩旁流入北沟方向。

李弘基的家就位于村中心西北方位的半山腰间，大门院墙内一线五孔土窑洞接石口窑，院中农家牲畜圈棚、碾子、磨，应有尽有，窑脑畔上长着茂密的杂草，窑口上安着小方窗与板扇门。弘基进得家门听到婴儿的哭叫声，不由心头一喜。他屈指一算：“这娃生在光绪七年八月初六（公元 1881 年 9 月 28 日），属蛇的。”可还未及高兴，便听大嫂说：“这孩子生下 3 天了，还没吃奶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母亲也说：“要不弄只七星猪蹄来催催看怎样。”于是一家人忙着在村里村外跑前跑后地找，好不容易买到一只七星猪蹄。可四、五天后仍不见下奶，只好给孩子喂小米汤和茶面糊吃。时间一长，孩子明显地瘦下来，全家人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俗语说得好：天无绝人之路。李家四门的一户本家媳妇奶水多得一个孩子吃不完。弘基家便请侄孙媳妇奶养自己的孩子。3 个月后，弘基的孩子比原来胖了许多，而且显得特别可爱。但随着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，常因奶水不够而哭闹，弘基家只好另外为孩子寻找奶妈。

大哥李福基到外村见一户人家在挤羊奶，便凑了过去，打听情况。那人回答：“娃娃找不下奶妈没奶吃，这羊奶不也是奶，只要放在锅里烧开晾温，喂娃娃不是一样的好‘奶’吗？”福基怀疑地问：“只是不知这羊奶养不养人，孩子太小敢不敢吃。”那人哈哈笑道：“我送你点奶回去试试，出了麻达找我来”。福基拿了羊奶回家后，让家人煮后用小汤匙去喂孩子，

喂足羊奶的孩子果真不哭闹了，一家人这才安下心来。几天后便买回了那只奶羊。

一年后，孩子会走路了，宽宽的前额下一对黑汪汪的大眼睛闪闪发亮，父亲弘基请后王家坪的老秀才高先生为儿子起名字。高先生因听了弘基所梦之事，便给孩子起名“丰功”，意为日后可建“丰功伟业”之意，而且“丰”字又正好是李家按辈数应占的字，因此一举两得。这时福基说：“这孩子挺好，我为这孩子没少费心，就把这孩子过继给我吧。”李弘基犹豫片刻后答应了。高先生见弘基如此尊重兄长，不由拍掌乐哈哈地赞叹：“贤德 贤德 甚好 甚好”。

这孩子便是宏道公第二十世孙，即后来的李鼎铭先生。

第二章



转眼间，丰功长到了五六岁，面目清秀，头顶留了撮短发，头后梳了一小撮细长的“贵气毛”，很是惹人喜爱。令全村人惊讶的是这孩子记性非常好，口齿伶俐，是人们所未见过的。村中不论男女老少只要和这孩子见过面说过话的，以后再见面时他都能说出对方的尊称等，从无误差。

丰功很爱听村上老者讲“古朝（故事）”一次，一位比他小两辈的老者对他戏说：“我的大爷，你听懂这古朝里说了些啥？”丰功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多啦，一下说不完。”那位老者装着吃惊地说：“嘿嘿！那你慢慢说上一段，让我们听听。”“你们真要听？”丰功不紧不慢地问。众人都说：“好听！”于是丰功学着讲古朝者的样子，从头到尾摇头晃身地将故事讲述了一遍，那绘声绘色的语气令听者一个个目瞪口呆，禁不住说：“咱李家出真才子啦！”一时间“真才子”的名声在村里家喻户晓。

弘基见儿子聪明，便让侄子李英教他识字学文。李英虽非秀才科举及第，却也是村里出了名的文化人，丰功不久便将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弟子规》、《百家姓》等背诵得一字不差。就连李家的家谱，丰功也记诵得滚瓜烂熟了。村里已无人能教得了这位“真才子”了。

刚刚7岁，丰功便向家人提出要到外村上私塾。当时米脂县没有学校，只有个别富人家为自家子弟办的私塾，请不起先生的人家就找关系出点钱去念。家人觉得丰功太小，都很疼

他，惟恐出门在外料理不了自己，所以没有答应，丰功撅着嘴说：“那就等到明年，我一定要去念书。”

第二年，一家人挑来选去决定让丰功到离家五里路的后王家坪村去上私塾。原来这后王家坪私塾是教书先生在家自办的，因当时有钱的人家请来的先生，只挣教书的钱，其它时间就和揽工汉一样对待，主人让干啥就干啥。而后王家坪的私塾老师高德忠（正是为丰功起名的那位老秀才先生），品格高尚，生性耿直，不愿到富人家看人脸色受人指使，就独自在家中办学，丰功能到这儿念书也是与这位启蒙先生之间的缘分。

高老先生上课的第一天，手拿着戒尺指着古书本一字一句领读：“孟子曰：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谓大丈夫也。”这第一堂课所学便是丰功一生为人品格的写照。高老先生不仅用文章教丰功，更以自身勤劳俭朴和正气影响着丰功的思想。

一天，丰功回家见桃花岬来了戏班子，便忙拿凳子到戏楼滩占好了最适合看戏的位置，然后又去后王家坪搀扶高老先生。戏台虽经多年失修显得很陈旧，然而它的高大宽敞，和附近村庄比起来还算是独一无二了。丰功和高老先生来到戏楼滩时，只见到处都坐好了村里村外等着看戏的人。当高老先生坐好后，丰功便站在旁边陪着。戏唱到中午，已是烈日高照，炎热难当，即使坐着看戏的人也汗流浹背，丰功却仍然站在戴着草帽的高老先生旁边一动不动。有人低声嘀咕：“这孩子怎不坐下看戏，站了这么久。”有人说：“他是在陪老师看戏哩，在老师面前，他不坐，这是对老师的尊敬哩。”尽管高老先生几次三番让丰功坐下，但丰功总是摇摇头。一时间丰功尊师之事在乡间传为美谈。

很快过年了，正月初一清早，天麻麻亮，丰功便穿上母亲为他准备好的缀着枣排排的新棉衣，拿着礼物去给高老先生拜

年。可这时天却下起了雪，越下越大，家人劝丰功：“下雪天路不好走，一定要去就等不下雪或明天再去给老师拜年吧”。可丰功说：“我拿扫帚着哩。”说完便转身冒雪向后王家坪老师家走去。

一路上，丰功见家家户户贴着红对联，天地间让雪花映衬得异常清新明亮，不由高声吟唱古诗，竟忘了用手中的扫帚清扫脚下的雪。等到了老师家门口时一看，自己浑身上下沾满了雪。丰功进门依米脂人拜年的规矩大声说：“老师过年强健！”说着跪身三叩头。高老先生也依米脂人习俗回应说：“你欢喜着哩！”说毕忙将丰功从地上扶起来乐哈哈地说：“雪兆丰年，加上才子拜年，可谓双喜临门。”高老先生吩咐家人端上醉枣、瓜子、油炸炸等小吃招待丰功。丰功不愿多麻烦老师家人，可高老先生见天下着雪有意留他，便找话题交谈：“大凡学知识有才的人，都得有个一生的志向打算，你能否给老师说说？”

丰功想了想回答：“我想长大后，为穷民百姓多干好事，让他们不要受富人、官家的气。”

高老师高兴地说：“好呀！我这一生绝意仕途，深居家中，不就是为了免受官家富人之气而致如此！你能为穷民百姓干事，让大家免受其害，其志向远胜于我了。”

丰功忙拱手说：“不敢，怎敢与老师相比。”

高老先生接着说：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理当如此。我只是你的启蒙老师罢了，日后会远胜于我。”

中午过后，雪住天晴，丰功告辞老师回家。丰功给高老先生拜年这一规矩一直坚持到高老先生去世。

第二年春，高老先生对丰功说：“你所学诸科，皆已熟悉，实胜于我。我认为你如今可到杨家沟去求学，那儿的老师是举人出身，所学还有诸子百家散文及各朝古诗词等。”

丰功点头应道：“学生听老师的，只是不愿离老师而去。”

高老先生摇头笑道：“早学快学早成材，凡有志于大事者，不可一日虚度。我这应学的尽皆学会，何留恋于此！”

从桃花峁村西南方向翻山过去 10 里路便是杨家沟村。杨家沟百姓大多居住在沟槽与山腰间，惟独 70 多户马姓财主集中居住在扶风寨中。此寨建于清初之后，规模极大，远远超过了刘家峁大地主姜耀祖的寨堡。他们的家产延伸到内蒙诸省及国外，以其财产和家庭人口之多，可与《红楼梦》中的荣、宁二府相比。据记载他们都是马家乐的后代，这马家乐原本是一个农人，生得五大三粗力量过人，一顿能吃米、面二升，后来改做贩卖砂锅的生意，一次因山路狭窄驴驮着砂锅不能前行，他便将驴和砂锅驮子分两次抱了过去，从此马家乐的大力气传了开来。话说那年瘟疫流行，死人很多，埋葬用的砂锅都卖断了市，可打砂锅的风俗又不能没有，于是远远近近的人都来马家乐家高价购买，穷民百姓没钱，只得拿许多米来换回一个砂锅。这一来马家乐家的一窑砂锅变成了满窑的小米。可谁知，这瘟疫过后，接着来了两个年成，马家乐的米更值钱了，一碗救命米便可换回大块大块的土地。从此马家乐的土地一望无边，一年富过一年。据说米脂城一户杜姓财主曾在马家一个财主前夸口说：“我家做生意用的毛布袋，可从米脂城一条连一条摆到你杨家沟村哩。”那个马家财主冷笑道：“哈哈！光我家的金银元宝一个连一个能摆到你家祠堂哩。”顿时把个杜财主惊得张口结舌一言未发。由此可见马家 70 多户地主的财富不可斗量了。

杨家沟的富人热心办私塾，子弟们一个个念书成才后，有的外出干事，有的漂洋过海到了国外。杨家沟马家财主私塾讲堂设在扶风寨马家旧祠堂，其大小院子数处，极是可观，分初、高级两班，由两个私塾教师分别任教，初学班教师是秀才出身，高学班教师是举人出身。学生大多是马家财主的子弟，

只有少数学生是本村与外村的。这些外姓子弟来此上学，须求得马家同意，并按时交费，其实这些外姓子弟也是比较富裕人家的子弟。至于一般穷人家的子弟或与马家没关系的根本进不了讲堂。

在刘家峁姜家财主的帮助下，丰功如愿进了杨家沟私塾学堂高学班。和那些富人家子弟比起穿戴所用，丰功显得有点寒酸不入群。有的同学便瞧不起丰功，用言语挑逗讥笑。一次，上课了，还有的围着丰功喧闹，丰功却一言不发，只顾看自己的书，那个与马家财主同姓不同族的马老举人，却以为是丰功哄闹学堂，于是挥动戒尺向丰功怒吼道：“站起来！”丰功刚站起，那老学究便走到面前喊：“伸出手来！”丰功“啪！啪！”挨了两戒尺，一时疼痛难忍忙缩回了手。“嗯，把手伸出来！”老学究又怒吼着。丰功只得又伸出手；“啪！啪！”又是两戒尺，打得又快又狠，丰功疼得咬紧牙关，眼中却落下了成串的泪水。丰功初来学堂便无缘无故地挨了打，想起高老先生对自己的好，想起家中人的疼爱和村里老老小小的抬举，心里极感难受不平，泪水忍不住又从这位独自在外求学的孩子眼中夺眶而出。

但真才子毕竟是真才子。熬过一段时间后，同学、老师便不敢小瞧他了，有些同学被他的学习征服得五体投地，这一来不仅马家财主不服气，就连老师都不服气。原来这马家办私塾为的是培养自家的子弟，别的外姓学生只不过是陪衬。举子老学究本来就不喜欢丰功恃才自傲，如今见东家动怒，心想：自己一个穷教书的，这么大年纪走到哪教书也顶不住在马家教书好，这马家除了钱给得多，到了年底若教得好还给送礼送物，而且吃、住与长工、学生分灶。如今既然东家不喜欢这个学子，我何不顺着东家灭了他的傲气，长长马家的威势，对自己只有利而无一害呢！于是便动起了歪脑筋。

一天，老学究在课堂上问学生们：“你们说李丰功和马玉亭谁学得好呢？”只听有的喊：“李丰功学得好！”也有的喊：“是马玉亭学得好！”原来这马玉亭记性特好，若非丰功，便是班上的佼佼者。老学究听了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有的说李丰功学得好，有的说马玉亭学得好，究竟谁学得好呢，我看不妨来个当面测试便知。我找两篇未教过的古文，让二人当场背诵，谁背得最快谁便是学得好，好者奖，劣者罚，以促后进。”老学究拿了一篇古文递给丰功说：“看吧。”丰功目过两遍后回答：“老师，能背诵了。”说完便一口气将古文顺顺当当背了下来。接着老学究又拿出一篇古文递给玉亭说：“看吧。”玉亭目过一遍后说：“老师，能背了。”老学究高兴地喊：“好！目过一遍，快背。”于是，玉亭拖着长腔背起了古文，一会就把全文背了下来。老学究得意地竖着拇指说：“啊呀！过目不忘，好啊！这下便知谁学得好了。”老学究抬高了声音又问学生们：“谁学得好！”马玉亭！”众学生一齐高声回答。老学究让伙夫取来两个干炉（陕北的一种小吃）奖给了马玉亭，然后对丰功大声说：“你小小年纪平日里竟敢恃才自傲，今日可知人外有人！把手伸出来，老师我要奖罚严明，让你记住今天的教训，看你今后还敢逞能。”说着挥动戒尺狠狠对着丰功的手就是两下，丰功咬咬牙，照旧伸着手掌，任凭敲打。泪水怎么也止不住地涌了出来。此时学生们都围着马玉亭叫好吹捧，偏偏冷落了丰功。

其实，明眼人自然看懂其中机关。可这一举动差点断送了丰功的前程。

说话丰功第二次挨了老师的打，摸摸自己肿胀的手掌，委屈地心想：挨打受气，这书如何能念得下去。这时他猛然记起算命先生的话来。原来丰功四岁时，外地来了一个算卦的黄先生曾说他“相貌清贵，八字入供禄格，将来一定能做大事。”

丰功如今受了挫折，便想反正命中注定，回家何愁没有路走，高官厚禄自然等着他。于是，丰功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，愤然离开了杨家沟。

丰功从此便绝意念书，每天不是帮着大人干些零碎的家务活，就是帮三爸干点轻便的农活。到了中秋时节，丰功家人和村里所有的农户一样，都提着供品上山祭祖，并要到庄稼地里选最好的庄稼，将剪好的长长纸花幡挂上，称之为“挂田。”意为祈求天、地、祖神保佑庄稼茁壮成长，年底丰收。在山上时，丰功忽然听到有人唱起了山歌：

瓜强花开黄灿灿，
受苦人上了山畔畔，
一年四季汗涟涟，
只盼丰收过好年。

丰功听了对三爸说：“农人真好，唱着山歌自由自在好快活。”他三爸本是念过六年书的人，听丰功这么说，不由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女人忧愁哭鼻子，男人忧愁唱曲子，农人活得不易呀，俗语说‘苦难受，屎难吃啊！’要不为什么大家叫农人‘受苦的’呢！”丰功眨眨大大的黑眼睛，若有所思地望着受苦的三爸不知该说什么。

丰功一年年长大了，农活一年年加重，他方才真正领略到农人养家糊口的不易和家人积聚财富的艰辛。一天，丰功在山上劳动，听到又有人唱着山歌：

苜蓿开花麻蚱蚱叫，
山沟村上出了个有才人，
谢天谢地盼他长成人，
谁知他上山变了受苦人。

丰功一听这歌声便知是村里多才多艺、爱闹秧歌搬水船的李世贵老汉，按辈数还是他的孙子哩。由于村上念书人多，都

喜欢过年闹社火，因此唱个山歌几乎无人不会，而惟独李世贵老汉的歌声尖细洪亮，与众不同。正想着，忽然那歌声又起，唱得比先前更响。丰功越来越觉得这老汉好像是在唱自己了，一时不由思前想后叹息起来：四年过去了，自己个子长了一大节，可知识一点未长，好命运也不见到来，相反人们倒低看了自己。看来这黄先生算卦是骗人的，若再不好好学习，恐怕一辈子都这样了。

想着想着丰功扛起锄头向回家的路上走去，他决定立即去上学。

第三章

李弘基自从到吉镇以来，省吃俭用，用自己多年积攒的钱给家中典买了几垧地（一垧合三亩），由三弟耕作。虽说这些土地贫瘠，但足可维持一大家人过中等水平的生活。同时，因生意四通八达他也结识了不少人。弘基托人为十三岁的儿子重新找到了私塾。这私塾堂位于桃花岭二十多里外的高庙山，高庙山村村民大都姓常，属一个家族。常家光出了名的大财主便有十几户，他们的四合大院共同组成了庞大的常氏财主庄园。其中有的人把生意竟做到了京城及其他省城，占据着高庙山的绝大多数田舍，其声势与杨家沟马家财主和刘家峁姜耀祖财主并称为米脂东区“马、姜、常三巨富”。

丰功来到高庙山求学，由于学堂没灶，只好在村里租了一孔窑洞居住，自己做饭吃。他上学从不迟到早退，成绩总是第一，常常受到老师表扬，高庙山的财主、百姓无人不说丰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，时时以他为榜样教育子弟。然而他们却不知，丰功为了学习经常是一顿做好吃两顿，有时为了看书竟忘了吃饭，只好等下顿再吃，忍饥挨饿吃冷食是常事。

到了秋天，米脂这地方时常狂风卷着黄土漫天飞舞，刮得到处是尘土，其苦可想而知。丰功租借的土窑洞门窗破旧，被风吹得咣咣发响，加上附近动物发出的各种怪叫声，这地方显得更是凄冷。丰功每晚夜读，一天晚饭后，突然狂风卷着黄土遮天蔽日而来，顿时天地昏暗如同黑夜，破旧的窑门被狂风吹得“咔嚓”倒地。丰功见事不好，忙顶着风跑到院外，把堆放

的谷干草一捆捆抱来堵在门口，自己仍旧在窑里点着小油灯读书。狂风吼叫了一夜，丰功在窑内大声读书直到天明。第二天早上，村人路过见此情景，惊吓得忙上前将堵死门口的谷干草掀开来，却见丰功正端端坐着临灯读书。

村上一好心的农人被丰功的求学精神打动，便将自家的小土窑空出一间给他住。可为了度过陕北寒冷的冬季，丰功每天得上山砍柴取暖，严寒的北风冻烂了丰功的双耳。原来这米脂不仅缺煤也缺柴，尤其是一到秋、冬百草枯死，到处光秃秃，要砍柴烧并非易事。一次，丰功在砍柴时划破了手，好心的邻居农人看见后，便将自家成捆的柳梢送给他烧。农人的厚道善良，在丰功年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

一天下午，丰功发现家中带来的粮食所剩无几，连第二天也不够吃，便决定回家去取。为了能多带些粮，节省学习时间，他从相好的同学家借了一头毛驴。走到刘家峁村时，眼见有的人家开始上灯吃饭了，丰功心想：离家不远了，翻过这座大山就是桃花峁了，再挺一挺。一边想着一边用鞭将毛驴抽了两下快快向前走去。走到山头四、五里处时，天渐渐昏暗下来，山风阵阵，四野空旷，已无一人行走。丰功眼前忽然一闪，前面路上似乎蹲一野兽，长耳长嘴，正朝自己张望，看样子像狼。丰功大惊，忙拉住毛驴停下，心中嘀咕：这可如何是好。若斗此狼，自己饥饿疲乏恐难胜它；若掉头回高庙山路太远；若到刘家峁歇脚又恐天黑人生无人收留。丰功左右为难，不由出了一身汗。就在这时，他猛然记起明天必须得返回高庙山上学，并还人家毛驴，耽误不得。何况再往前走五里路，便到自己家了。于是他斗胆自语“决不能后退，要斗争，要战胜它。”同时跳下毛驴，紧握手中的赶驴鞭，吆喝着走过去。不一会儿他走到了“蹲狼处”，可不知何时狼竟走了，只在旁边留下一粪堆。丰功先是一愣，随即高兴地抖鞭向那粪堆狠狠抽